

雙城記

何冀平

六百億的警示(一)

2018年的中國電影票房達到六百億，這個數字讓所有電影工作者欣喜驕傲。每一個電影人都知道，票房不是標準，製作好電影，才是從業者的目的。怎樣拍攝出有水準、有品味、不庸俗、不說教的好電影，讓中國電影真正登上世界影壇，才是中國電影人的課題和奮鬥目標。

怎樣才能拍出好電影？我想起上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和電影的一段往事，剛剛過去的1月8日，是他去世43年的忌日。

那是大躍進年代，文藝界重點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在藝術作品中的表現，也成了重點批判對象。電影界人人如同驚弓之鳥，前怕狼，後怕虎，謹小慎微，創作一片蕭條。

1961年6月，各大電影製片廠和一些電影明星接到通知，去北京新僑飯店參加中宣部和文化部召開的「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全國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一個消息迅速傳開，總理周恩來要來參加會議看望大家。像嚴寒時節吹來了春風，大家預感，凡有周恩來出場，會議就不會出現劍拔弩張的逼人氣勢。

上午9時整，風度翩翩的周恩來進入會場，所有代表自發起立鼓掌歡迎。周恩來認真地總結了文藝和電

影工作的經驗教訓，他首先說，我國電影的內容是正確的好的，但影片的藝術形式還不夠豐富多彩。他嚴厲地批評在文藝工作管理中「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不民主作風。他說，文藝為政治，要通過形象、形象思維，把思想表現出來，標語口號不是藝術。群眾看戲看電影，要從中得到娛樂和休息，教育寓於娛樂之中。周恩來的講話，對當時噤若寒蟬的文藝工作者來說如同春風，長久被壓抑的擔憂害怕煙消雲散，轉化為躍躍欲試的創作衝動。會議結束，大家以對周恩來很快離開，他向四周看看，問「怎麼沒有看到水華？」水華就是周恩來在講話中提到的電影《林家鋪子》的導演。

水華成名於1945年，那年他三十歲，導演了電影《白毛女》。1964年拍攝電影《烈火中永生》，之後水華的電影創作中斷了十五年，1979年，水華導演了他晚年的電影代表作《傷逝》。1995年12月水華去世，去世後十二天，他獲得中國電影世紀獎最佳導演獎。四十五年電影生涯，水華只拍攝了七部電影，基本上部部都是名作。但一切好像他的名字早已已經暗了的那樣：逝水年華。

此山中

鄧達智

Inge

穿上這套她至愛的顏色、我十多年前設計藍與湖水綠套裝最近參加朋友婚禮的女士名叫 Inge Hufschlag (圖)，後來有北京朋友為她改個中文名，名為「胡燕君」。再後來我們才發現，跟她同歲、出生那年有另一位跟她中文名只有一字之差的女士在她家鄉 Dusseldorf 出生，就是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名氣頗盛的明星演員、中德混血兒：胡燕妮。

Inge 是我在德國中部西邊、靠近荷蘭的工商業重鎮 Dusseldorf，已從媒體崗位退休的好朋友。

我們的認識因由，亦從她作為媒體為我做訪問而起，那年1992、香港貿易發展局邀請了一隊人數眾多的德國媒體來港參觀、採訪「香港時裝節」；時裝節今非昔比，當年無論在聲勢、架構、貿易成果、社會影響力、為設計師及品牌營造實質生意或添加名氣各方面皆為亞太區首屈一指。

曾經，時裝是香港貿易發展局 (TDC) 寶座頂上至耀眼的光芒寶石，推動不單止香港時裝業並從業員，也為區內後進提供頗深的扶植，這頁歷史縱使香港在時裝業發展今非昔比，也不得輕輕抹殺。

1992年一月中旬天氣反常地冷，還記得在君悅酒店大堂協助貿易發展局公關要員 Caprio 小姐 (姓氏熟悉是不?就是經典歌手杜麗莎的堂妹) 招呼德國來賓。來自北國的他們，沒想過香港有冬天，更沒想到嶺南的冬天在寒流襲港之下，凍得如此離譜，人人捲縮在厚重大衣之下，不斷說冷，跟我們負責招呼外國媒體的設計師們亦以香港的「冷」打開話匣子，想不到一見如故，廿多年來，我們發展成摯交的友誼，在我的時裝之路上，更是重要的貴人之一。(上，待續)

■ Inge 最近參加朋友婚宴，穿上筆者2005年舊時設計，非常有型。 作者提供



隨想隨興

改變心態的好處

新的一年了，有想到改變一下自己的心態嗎？過去想的事情，都是負面居多的話，要不要試試多想正面？過去認為一年伊始，又虛長了一歲，覺得自己愈來愈老了。如果你真的這樣想，何不試試想想你前一年做了些什麼有益身心的事情？

改變心態的好處，是會隨着心態的改變而變得正面，更會變得年輕。當然，前提是從負面改為正面，從認為自己又老了一年改為更年輕的想法。

曾經看過幾篇文章，都說美國有位名叫愛倫·蘭格的心理學家，她在三十年前做過幾個實驗，都是把幾十年年紀過七十歲的老人家，送到修道院或一所別墅中，讓他們在裡面生活一個星期。在送進去之前，心理學家會替他們做心智和體能的測試，然後

出來後再做同樣的測試，結果發現他們都變得年輕了。

不管在修道院還是別墅，這些老人家在裡面接觸到的事物，都不是當下的，而是讓他們聽二十多年前的老歌，看小型的黑白電視，在電視看到的球賽，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比賽，他們進食時，盛着食物的碗盤都是二十多年前的產品。也就是說，這些老人家，在生活裡的生活，和二十多年前過的生活是一樣的。結果一星期後，當初連行李也拿不動的老人，竟然可以提起行李了，走路緩慢的，好像也健步如飛了。原因就是他們的心態改變了，覺得自己年輕了，因此做任何動作，都認為年輕過二十多年前的那樣。而這，就是改變心態後的好處。

新的一年剛開始，你要不要試試改變心態？

古今談

范舉

美憂慮先鋒超音速導彈

俄羅斯總統普京最近宣佈俄羅斯的先鋒超音速導彈發射成功了，速度達到了音速的二十倍。美國最初將信將疑，認為是普京吹牛皮，目的是要嚇唬美國。

但美國始終放心不下，忍不住動用了美國的情報系統，透過俄羅斯宇航局的十個工作人員，弄到了先鋒超音速導彈的發展過程和具體數據，大吃一驚，原來俄羅斯現在的科學技術，已經有能力把超音速導彈的速度，發展到27馬赫，並且在試驗中得到了證實達到這個水平。普京故意隱藏了實力，只說導彈達到20馬赫。如果美國按照這個速度去研究反導彈系統，到時候又是落後一大截，無法擊中先鋒超音速導彈。這種情形讓美國捏了一把汗，五角大樓因此出現了恐慌。

美國軍方將領認為，新型導彈對美國雷達造成嚴重威脅的不是速度和靈活性，而是無法察覺這些導彈的來襲。太平洋沿岸的防禦是最大的漏洞。美國沿着太平洋的雷達系統並不足夠，存在許多盲點。美國國防部主管研究與工程的副部長邁克爾·格里芬說：「可以部署反導系統雷達的戰略地點不多。如果這些雷達站能先鋒導彈，那麼它們也將成為目標。」格里芬向特朗普作出建議，必須使用軍事偵察衛星，首先要轉動位於太空中的傳送器。所以，美國立即建立了太空部隊，準備用太空的武器來應對高超音速導彈。

美國軍方認為，普京公佈了其超音速導彈的發展水平，但是中國沒有作出任何公佈，根據美國的評估，中國的超音速導彈武器發展的速度，還在俄羅斯的前面，美國的航空母艦如果靠近中國的海岸線一千里，正好被這些超音速導彈武器所覆蓋，非常不安全。

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約翰·海騰認為，五角大樓沒有能夠阻止該武器的任何保護措施。俄羅斯的先鋒

導彈能夠攜帶核彈的彈頭，即使有百分之五十攔截住的可能，還是會產生無法想象的巨大風險。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則認為俄羅斯的實力較強，部署「先鋒」導彈能讓俄羅斯在未來一年的超音速軍備競賽中超過美國和中國。因為導彈的速度超過3萬公里/小時，而且可以很快列裝部隊。中美俄的超音速武器都瞄準使用超燃發動機的高超聲速導彈，近年來又把重點移到近期就可裝備的使用火箭發動機的助推滑翔導彈，並研究這種高超聲速導彈的防禦技術。另一方面，美中俄等國仍在繼續支持使用吸氣式發動機的高超聲速飛行器的應用基礎研究和進行驗證飛行器的試驗，並探索它們在高超聲速飛機和在空天飛機中的應用。美中俄有關高超聲速武器發展，既是為未來戰爭作準備，又成為相互威懾和保持戰略平衡的一種工具。

為此，美國航空航天學會 (AIAA) 主辦的雜誌《Aerospace America》在今年6月刊出的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基斯·伯頓 (Keith Button) 的特稿《高超聲速武器競賽》(Hypersonic Weapons Race) 的文章，對於中美俄在高超聲速武器發展方面分別作出了評價，分析美國為何要將高超聲速助推滑翔武器作為重點，以及發展吸氣式高超聲速武器的關鍵，這說明了美國很擔心在這方面的落後，所以不惜動用了深深潛伏在俄羅斯宇航局的十個被收買了的間諜。結果，上線也因為這個行動暴露出來了，這是美國間諜系統的重大損失。

現在，俄羅斯在公佈了先鋒導彈發射成功之後三天，立即抓住美國間諜保羅·惠蘭，此人曾在美國軍隊服役，並在執法部門工作。俄羅斯的反間諜部門說，保羅在莫斯科從事間諜活動，這正是俄羅斯宇航局的所在地。美國和俄羅斯正在互相逮捕對方的間諜，很有冷戰的味道。相信最後，兩國會互相交換間諜。

百家廊

采拉

演藝蝶影

小蝶

一月四日那天，是振華哥陳振華離世一周年的忌日。記起一年前的當天，陳太太麗冰姐通知我說振華哥走了。我收到訊息後，被突如其來的噩耗弄得不知所措，非常難過。雖然我知道振華哥患病進了醫院治療已有一些時間，但在冬至時候，醫院仍批准他返家過節，在家中開開心心地與家人度佳節。況且他在年底重返醫院後，病況大為改善，連醫生也嘖嘖稱奇。我滿以為他會很快康復出院，沒料到卻突然離世。

振華哥和麗冰姐都是低調的人。振華哥去世後，麗冰姐只通知少數感情特別親厚的親友，因為她不想令沉睡的丈夫受擾。我很明白麗冰姐的想法，振華哥是無綫培育的第一代電視小生，他在無綫演出的劇集，如《清宮怨》、《啼笑因緣》、《梁天來》、《董小宛》等，全都是大受歡迎的作品。他離世的消息一旦傳出，怎會不引起一番哄動呢？麗冰姐愛夫深切，自然想靜靜地為丈夫達成他的遺願——不做任何儀式，直接將遺體從醫院送往大醫學醫院當大體老師。因

生薑樹花的味道

但金裕貞卻生於江原道春川的富貴之家。

「12年前莫言來到時說這裡是文學和文化的基地，一個非常有故事的村子。」全商國村長以這句話作為開頭，「一個只活了29年的上世紀30年代作家，很小的一本短篇小說共30篇，其中有15篇以此地為背景。作品收錄中學課本，至今還有人在研究。這是韓國唯一一個逝世以後，作品不斷再版和出售的作家。」到底寫了什麼可以經得起歲月滄桑而不損顏容的作品？穿過時間的藝術魅力是在於內容、表現手法或是主題？

全村長為我們介紹金裕貞兩短篇小說《春天春天》和《山茶花》。《春天春天》在韓文是「BOOM, BOOM」韻律感極強的題目，是一篇幽默的小說。「小說女主角名叫點順，是家中的小女兒。家裡三個女兒，兩個大的都結婚了，剩下16歲的小女兒招了一個傻子進來幹活。傻子只會幹活。女兒問：只會幹活嗎？趕緊結婚吧。於是傻子就說要結婚了。岳父跟兒子說，女兒太小怎麼結婚？傻子說：岳母像麻雀般小，怎麼能生三個女兒？岳父就和傻子打起來，岳父徒手抓住傻子的生殖器，傻子覺得太疼了也伸手捉住岳父，小女兒一看怎麼欺侮我父親就打架了。」全村長說小說在這裡結束了。金裕貞的小說特點是講究留白。然而聽故事的作家們意猶未盡，爭着提問，後來有結婚嗎？村長說：「每年都有金裕貞研討會，大家都對《春天春天》的小女兒印象深刻，每年都有一个「尋找小女兒」的活動。」這時全村長幽默地指着群裡的年輕馬華女作家F說：「今天的小女兒就是她吧。」

雖然語言不通，但氣氛愉悅，金裕貞的《山茶花》也是另一篇幽默小說。女主角仍有點悶，但卻是另外一個人。比較豐滿健康的有錢女孩，喜歡一個窮家男孩。男孩迴避她，她氣極罵男孩「你不是男的」。男孩生氣了，把點順的雞打死。這在從前是小事。點順淚流滿面說我做錯了。(這個細節有意思，打死雞的男孩沒認錯，反而是女孩點順認錯。)她抱着男孩說：「我以後不這樣說你了，你也不要再這樣。」然後兩個人順勢倒在山茶花樹下，這時候，花的氣味散發出來。小說就停在這裡。

我對這個故事深感興趣，真遺憾不懂韓文，沒能親自閱讀。為什麼會以花的氣味散發出來作為結束呢？不禁舉手提問「這山茶花的味道是怎麼樣的呢？」所謂的山茶花，是翻譯者說。這花應當叫「生薑樹花」，不是中國的山茶花。在韓國南方海邊或山崖上，早春時節開着微黃微紅的花。「生薑樹花」在韓國並沒有特別的涵意。這叫我更加好奇花的味道，一再追究，可惜形容不出來。後來我們在文學館對面的金裕貞故居院子裡看見了，韓國朋友說這又叫「冬柏花樹」。只見一樹的葉子，金色雜着綠色和褐色，卻不見花朵，因此聞不到花的味道。

研究者全村長說金的小說背景是日本殖民時期，人物形象是韓國最底層的平民。金的小說以幽默呈現，其實內涵悲愴。他寫作時喜歡把自己退到後面，將主動權留給讀者，這樣的創作方法很受讀者歡迎。這說明每個人都喜歡創作，不只是作家，讀者也是。

冒雨走進金的故居，全村長說因為是作家，我們獲得在故居的房間裡開小型交流會的特權。從房間往外望，客廳裡兩個大窗口的花在中也綻放得嬌艷明麗，房間牆上掛着和小花相似的花梅圖。出身富家的金，7歲亡母，9歲亡父，從此孤單一人，到首爾又回來之後，已經家道中落，也許就是他成為作家的契機。後來暗戀唱潘蘇里的女生朴綠珠，有評論說他小說有潘蘇里的節奏感。可惜愛喝酒，患肺結核的作家才29歲就英年早逝。真是叫人惆悵的天才作家呀！韓國人一定很愛金裕貞，除了以他的名字命名文學村，還設立兩個文學獎，一是金裕貞新人獎，另一個是每年集體評獎的金裕貞文學獎。除了韓國，法國翻譯金的小說出版又再版，大肆宣傳，把他當成韓國莫泊桑。正如研究者全說的「無論過去或未來，金裕貞的小說都有不可取代的趣味性和價值」。

回家以後閱讀金裕貞生平，文章裡寫着：重新回到家鄉的金裕貞，發現「江原道淳樸的人，忠實於自然、醇厚而堅韌」，還有「每到初春就會染黃錦屏山的生薑樹花，撫慰了身心疲憊的作家」。

生薑樹花的味道，原來是家鄉的味道呀。

懷念振華哥

為振華哥早已告訴家人，即使自己撒手人寰，仍想為香港醫學教育界盡一分力。

本來麗冰姐已經約好我們一起由醫院送振華哥一程，陪伴他到醫學院。可惜的是，總是有人禁不住將消息傳了開去，引來大批傳媒到醫院採訪，這可苦了振華哥的家人了。麗冰姐第一次要更改親友等候地點，第二次要更改日子。當她終於有了第三次確實的時地時，我卻有事不能去了。對於未能送振華哥一程，我至今仍耿耿於懷。

最近數月，我與麗冰姐兩次見面，每次都傾談很久。其中一次，我在她的家中逗留六小時。我們談了很多關於振華哥的事情，她也讓我看很多他的生活照片、劇照和剪報，令我對振華哥有更多的認識。他年輕時的照片展現了他手神俊朗、溫文爾雅的外形，解釋了他為何可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穩坐無綫首席小生的寶座。他那份獨有的儒雅的書生味道確是無生人所能及。

我一直對未能送振華哥一程心存歉意，很想到他家中拜祭。沒想到振華哥豁達得在世時

候，已經叮囑麗冰姐連家中也不用置放他的照片，更遑論設神位、上香拜祭的事宜了。因此，我只在他家中藉翻閱他的舊物緬懷故人。我告訴麗冰姐我猶記得一次跟他們喝茶後，又再到麥當勞吃小吃，繼續聊天。那天振華哥的興致很高，還帶我認識他家附近的多個地方。當我離開時，他站在路邊向我揮手。我要牢牢地記着那個影像，因為那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了。

麗冰姐與振華哥同是戲劇愛好者，她在中學時已經在劇社認識振華哥。由於她身形嬌小，樣子又長得比真實年紀輕，所以常飾演振華哥的女兒。例如在《秋海棠》中，振華哥飾演秋海棠，麗冰姐則演他的女兒梅寶。舞台上的父女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是一對璧人，也是一對鶼鶼情深的夫妻。二人攜手走過一個甲子的路，以無限的愛實現了結婚時親友給他們的祝福：白頭到老，永結同心。今天，雖然振華哥離開了，但他和麗冰姐互相愛護，彼此扶持的夫妻情仍然教人稱羨。